

大海和歌剧院

比尔·卡玛拉等著



新文艺出版社

比尔·卡瑪拉 等著

大海和歌剧院

祁蒙林 新译

新文艺出版社

一九五六·上海

內 容 提 要

本書共包括五篇短篇小說，都是法國當代進步作家的作品。

這些小說大都是以今天法國人民的生活做題材的。如大海和歌劇院一篇是寫巴黎的一個貧窮的老婦人，一生總想到海邊旅行一次和到巴黎歌劇院看一次戲，可是由於生活困難，她的希望總無法達到。又如自行車一篇寫一個工人家庭想買部自行車，然而辛辛苦苦積蓄下來準備買車的錢，却不得不給年老的父親治病，結果自行車沒買成，父親也死了。

這些小說不僅刻劃了今天法國人民的生活，同時還控訴了資本主義社會的冷酷。

根據 Les Lettres Françaises 譯出

大 海 和 歌 劇 院

比爾·卡瑪拉等著

祁 蒙 林 新譯

*

新 文 藝 出 版 社 出 版

(上海康平路一五五號)

上海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零壹壹號

永盛協印務局印刷 新華書店上海發行所總經售

*

書號 966

開本 787×1092 耗 1/32 印張 2 3/16 字數 41,000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版

一九五六年四月第一次印刷

印數 1—13,000 定價(6) 0.19 元

目 次

大海和歌剧院	比尔·卡瑪拉(1)
自行車	路易·卡拉費特(13)
傑洛姆的信	亨利·克萊斯比(34)
屠殺不朽的人	讓·雷維奇(44)
交通車	讓·羅紀沙尔(51)

大海和歌剧院

比尔·卡玛拉

一个年老的妇人从聖一安德列—德—阿尔街走出來，走到了聖一米舍尔廣場①上。

这是巴黎的一个晴朗的日子，夏天里的一个并不炎熱的日子，因为在头一天剛下过雨；但是温暖，明亮，柔和，好像一幅緞子。

在屋頂和屋頂当中露出來的蔚藍的天空上，沒有一絲陰影，也沒有一片云彩。完全跟透明的一样。

这个老妇人在这清澈和暖的空气里从从容容的走着。遇到这样的一天，她自己也感覺到輕松爽朗，就仿佛她的身体是玻璃做的，心是水晶做的。看她穿的那件黑色的短外衣和那条灰色粗布的舊裙子，别人是很难猜想到这一點的。但是事实却是这样：她有一个輕巧的身体，一顆水晶的心。

① 聖一米舍尔廣場在巴黎第五區和第六區当中。

她对着店鋪微笑，对着咖啡館陽台上放着的花盆里的衛矛微笑，对着远处夾着塞納河的像綠色的花边似的樹木微笑。然后，她低下头來，望着脚上穿的那双裂了縫的舊鞋子，可是却像什么也沒有看到一样。她从心底里發出了一陣喃喃的聲音：“天气多好啊，天气多好啊！”

天气真的好極了。在暴風雨以后，巴黎迎着太陽醒過來了。太陽明亮的射到沿街房屋的粉紅色的和灰色的牆上，陽台上開滿了天竺葵和金蓮花，使房屋的正面好像洒滿了小小的火焰。陽光穿过褐色和白色樹皮的瘦長的櫟樹的樹叶，纖巧的洒下來。这一切色彩多么好看呀！

咖啡店的侍应生把桌子和柳条編的椅子擺到了人行道的边上。他們微笑着。他們好像全都在微笑。茴香的香味和新酒的气息，跟賣菜的女人推着小車賣的水果菜蔬的味道混合在一塊兒了。街上的車輛已經開始出動了，最多的是那些顛來晃去的綠色公共汽車。

老妇人在聖一米舍尔廣場的噴水池前面站住了，肘弯倚在光滑的石头欄杆上，閉上了眼睛。她閉起眼睛，並不是为了休息一会儿，只是想好好听听落下來的水的响声。水在低唱，在咕嚕咕嚕响着噴下來，使人会想到一条小溪或者一条小河的水在往大海流去。或者会想到这是大海自己在嘩啦嘩啦的响着，在流入岩洞的時候，浪花冲擊着峭壁的声音。大海有些時候是会有这样的声音的。深沉，嘹亮，有點兒神秘。大海看見过許多地方，各种有沙灘的或者有岩石的海岸……

老妇人重新睜開了眼睛。在她的面前展開了聖一米舍尔

廣場的噴水池噴出的五顏六色的扇形水柱。它也是多么好看啊！它自然沒有波浪一高一低起伏着的真正的大海好看，可是不管怎樣它總是美麗的。

噴水池的水柱給風吹得好像飄動的船帆，一滴滴的水珠洒在老婦人滿是皺紋的臉上。在她覺到那種微微的清涼接觸到她滿是皺紋的皮膚的時候，這位老婦人又閉起了眼睛。就在這短促的時間里，她開始旅行了。她不在巴黎的第六區了。她現在是在英法海峽的海岸上，或者是在大洋的边上，海風吹過來，把帶有咸味的水珠撒在她的瘦削的臉上。真的，她甚至还聞到了鹽味，貝殼和海蝦的气味……

大海是美麗的。它一望無際。陽光照耀着沒有邊的海岸，婦女們在那兒縫補魚網。在天邊，從中國來的或者從美洲來的船隻，在隱隱約約的顫動。在大海的边上有多少國家啊！

她嘆了一口氣。這不是憂郁的嘆息。她自言自語地說道：“今天這一天開始得不壞。今天是會有好運氣的一天，幸福的一天。”

她繼續在廣場的四周安閒的走起來，後來走到了一個報亭的旁邊。她站了一下，很想立刻就買一份報紙。但是不要着急，還是多体味一下今天的愉快。她有的是時間來知道呀，很明顯，一些情形已經告訴她不會受騙的，這就是太陽，天氣的溫暖，早晨的安靜的愉快氣氛。

真是適合休假的天气，好天气。載着遊覽者的汽車，穿過了廣場，向聖母院①駛去。聖母院的白色的塔在塞納河上空閃閃的發光。人們隨時都會迎面遇見一羣羣的外國旅客，他

們笑着，談着，身上挂着照相機，看着巴黎地圖和地下鐵道圖。这里面有英國人，美國人，荷蘭人，瑞典人，以及穿裙子的蘇格蘭人。這一點也不教她驚奇。她早已習慣了。在聖一米舍爾這一區里，人們會看見各種各樣的人，有錢的人，沒錢的人，怪模怪樣的人，長頭髮穿褲子的姑娘，袒胸露背的少女，老天爺！還有些打扮得很時髦的小女工，穿得破破爛爛的學生，花花公子，破舊的大車，華貴的汽車……

天氣真好啊！不管怎樣，她自己總算也能够跟那些走來走去飽看巴黎的人一樣，休息一會兒了。然後，她再去買報紙，為了來知道……

在她知道了以後，那麼，她就會去領錢。是呀，為什麼不去領呢？銀行的行員看見這一位矮小的窮老太婆向領款處的窗洞走過來的時候，他是會驚訝得出怪相的。他要感到驚奇。其實他不用驚奇。幸運會落在任何人的身上的。需不需要身分証？不，不用麻煩了。可是她還是把她的身分証帶去了。要曉得她在她那一個區里是挺有名的。杭里愛特·瑪德隆，六十八歲，料理家務，死去的路易·瑪德隆的妻子。路易·瑪德隆。是的，就跟瑪德隆②歌里边的那個賣酒女人瑪德隆的名字一樣。可是這個瑪德隆却是他家的姓。她是料理家務的女人，意思是說她料理自己的家務，可是也料理別人的家務。她自己的家務真是很快的就搞好了。說得更正確些：她是一個

① 指巴黎聖母院。

② 這是法國的一只流行歌曲。

家庭女工。料理家务的女人这称呼不过來得好听些，文雅些。

等到她有了錢以后，那她就去定去海濱的車票。这是很重要的。錢，不过單單是錢而已，还應該懂得去用它。啊！她等待这个時候已經等了很久啦！老实說，她从很遙远的童年時期就在等待了。等到她有了錢以后，真的，她就能親眼去看了，然后，她就沒有任何遺憾的離開。当她看过后，真正的看过后，她就是死掉也沒有什麼可以惋惜的了。

是的，她是一个家庭女工。她到別人家里去替他們洗衣服，刷地板，揩玻璃窗。过去她干起这些活來是容易的。那時候她年輕，力壯，而且有勇气。大家都喜欢雇她，她總是有活干。現在呢，別人看見她出現在住宅的門口，看見这位瘦小的，臉龐狹小，頭髮花白，双手弯曲，手上全是皺紋的老太婆，不覺就猶豫起來。怎末，这个窮老太婆是來弯着腰，拿刷子刷地板的嗎？或者是來爬上梯子揩玻璃窗的嗎？縫縫補補的活兒不是对她更合適么？但是她的眼睛不行了呀。

她住在聖—安德列—德—阿尔街的一座东倒西歪的黑暗的樓房六層樓的頂樓里。住在这座房子里的人都尽力地帮助她，給一些零零碎碎的活讓她做。可是什么东西都这样貴，連頂樓的房錢也这样貴，瑪德隆大娘一个星期不得不好几次出去，在这个區里跑來跑去的給人家擦地板，洗衣服。

現在她沿着塞納河边走着。塞納河从那些舊書攤中間望過去是藍的，綠的。水面上好像有許多銀色的蝴蝶在飛舞。大海一定有點像这样。自然，它還要更廣闊，它還有各種別樣的

顏色。

杭里愛特·瑪德隆從來沒有看見過大海。在她一生里，她曾經尽力猜想海的样子。她向鄰居和熟人問過，可是到今天，她却还不能很正确的想像出海究竟是什么样子。“您告訴我，海到底有多大呀？它一直沒有邊嗎？怎末会这样的呢？海里有波浪，是的，有大的，有小的，浪头弯過來……我想像不出來。這真是要去看一看。大海，請告訴我……”

她向一个在海濱夏令營里待過的小孩問過。“你在海里洗過澡嗎？你喝過海水嗎？海水是咸的，是的，我知道，可是这种鹽味是怎樣的呢？這跟雜貨店里賣的食鹽味道一樣。你看見過輪船嗎？你看見過水手嗎？”

大海在她的天真的頭腦里奇怪的浮動着，她的頭腦里集中了一些從報紙上或者書本上看來的關於海的圖畫和照片，充滿了一些海水的美妙的模糊的氣息。當她在布西市場上的魚店門前走過的時候，她就會對着擺着的魚一動不動的站住，想念起大海來。她的老年人的小鼻子對着那些鱉魚、螃蟹、靴底魚和淡菜發顫。啊！大海，船隻，漁夫，魚在閃光跳動……那些擱在冰塊當中的東西是從海里來的啊。它們發出一股有點兒發腥的氣味，可是吸到肺里却很好過。它們是生在那黑藍色的海水的深處的。船隻走過就把海水分成了兩半。

有一天，她回家去的時候，她看見在新橋和聖一米舍爾橋①中間的一段塞納河上游過一只帆船。

① 塞納河上的兩座橋。

那張在巴黎的石头河岸中間飄過的白帆，突然使她想到一望無際的海洋。当她想到乘風破浪的帆船和大輪船的時候，這位善良的女人還沒有忘掉這張小白帆兒。她看見一只海鷗在橋邊欄杆上跳着走，從橋上飛開，這時候她就對自己說：“這是一只海上的鳥，這是一只從海上飛來的鳥……”

她丈夫活着的時候，他們倆有許多次想到星期六坐火車到特列波尔或者第艾普去^①。這件事看起來像是很簡單，可是做起來卻不容易。買票得錢呀。每一年，他們都對自己說：“明年夏天，是的，明年夏天一定去，我們來安排一下，我們每天積三個苏^②，去兩天……”

第二年的夏天來了。因為某一個原因，或者是因為另一個原因，旅行又向後拖了。大海仍然是從魚店里得來的印象，從書上，報紙上看來的印象，從舊照片簿里看來的印象。那些照片簿在塞納河的河邊大街上可以翻閱得到。

後來，瑪德隆老爹生病了。杭里愛特不得不為兩個人干活。再後來，爆發了戰爭，和一切隨着戰爭而來的事情，于是就根本談不到再去第艾普或者去特列波尔了。貝殼和白帆都像暴風里的秋天的樹葉一樣，消失得干干淨淨。

可是她仍然想着去海邊。這一件沒有達到願望的事情是能夠做到的。節省幾個錢，她難道不能看到大海嗎？看到那一片拂打着海岸的海水嗎？她一生里總會有一兩天時間的。

① 法國濱海的兩個城市，靠英法海峽。

② 苏是一個法郎的二十分之一。

她沿着塞納河边走。那些舊書攤把書成堆的擺在過路的人前面。風輕快的吹着那些版畫和圖畫。一些女孩子笑着翻閱一本不知道叫什麼名字的小說。瑪德隆大娘跨着安閒的小步子，在人羣里走着。一家書攤緊挨着一家書攤，書攤上擺着一些平裝的舊書，一些封面上的花紋已經褪了色的精裝書。

再遠一些，擺着一些樂譜的紙夾，有總譜，有歌劇，有滑稽歌劇。

杭里愛特·瑪德隆的心又開始很快的跳起來。她走近了那些紙夾，在那上面可以看到一些人名和一些劇名，有的是印上去的，有的是寫上去的。貝多芬① 啦，羅西尼② 啦，莫扎特③ 啦，古諾④ 啦，還有一些更複雜的名字。劇名呢，有塞維爾的理髮師⑤，茶花女⑥。從前在她住的那座房子的三層樓上，有一個房客常常唱塞維爾的理髮師，費加洛⑦ 這樣，費加洛那樣。茶花女，還有浮士德⑧，戈涅維的鐘⑨，唐璜⑩，還有許許多多別的作曲家的名字和劇名，這些名字混雜在一起，突然使她想到一個極大的圓屋頂，吊燈和金色的裝飾發着燦爛的光芒，音樂莊嚴的響了起來。

這是她的第二個夢想，她一生中第二個願望：有一天晚上能夠到歌劇院⑪去聽一次歌劇。

她丈夫在世的時候，他們時常談着這件事。不管怎樣，上歌劇院總要比去特列波爾旅行一次簡單得多了。只要買了票就行了——最好是預先買好——然後走過塞納河，到了盧浮宮⑫，再走過盧浮宮到了舊皇宮⑬，那就到了歌劇院大街，一直走，歌劇院便在眼前了。

他們時常談着這件事。噫！為什麼不能談呢？人住在巴黎，却没有跨進歌劇院過，這畢竟是愚蠢的。一向只從外面看看就算了。外表是美麗的，但是一定不及里面來得美麗。應該看到歌劇院里面的樣子，吊燈，天鵝絨的包廂和圍椅，幕拉開了，响起了音樂，燈光射在舞台上，舞蹈……

在那样的氣氛里，在被燈光照成金色的空氣里，在吊燈的光輝下面，美麗的太太們的禮服，全是綢緞，天鵝絨，金片，珠寶。當場內的燈光熄滅以後，舞台前面的一排燈亮了起來，大廳里太太們的夜禮服仍舊在發光。這時候，開始奏起音樂，响

① 貝多芬（1770—1827）德國音樂家。

② 羅西尼（1792—1868）意大利音樂家。

③ 莫扎特（1756—1791）奧地利音樂家。

④ 古諾（1818—1893）法國音樂家。

⑤ 塞維爾的理髮師 本來是波馬晒的喜劇，這是指由羅西尼一八一六年改編成的歌劇。

⑥ 茶花女 本來是小仲馬的劇本，這是指由意大利音樂家維爾迪一八五三年改編成的歌劇。

⑦ 費加洛 塞維爾的理髮師中的人物。

⑧ 浮士德 本來是歌德的劇本，這是指由古諾作曲的改編成的歌劇。

⑨ 戈涅維的鐘 法國音樂家白朗格特一八七七年作的歌劇。

⑩ 唐璜 莫扎特作曲的歌劇。

⑪ 歌劇院 是巴黎最著名的劇院。

⑫ 盧浮宮 現在是博物館。

⑬ 舊皇宮 巴黎有名的建築之一，現在是公園，在它的周圍還有許多所謂高級娛樂場所。

起了歌声，舞蹈的演員們穿着薄紗的舞衣翩翩起舞……

但是，一年一年的过去了，一季一季的消逝了，瑪德隆老爹也好，他的妻子也好，沒有去过一次歌剧院。

他們時常談着这件事。但是为了某一个原因，或者另一个原因，使得这件几乎成为事实的事情，終究沒有实现。某一天，是因为天气太冷，某一天，是因为他們身上一文錢也沒有，某一天，是因为……

早晨过去了，一直是那样温和，那样晴朗。杭里爱特·瑪德隆散步已經散完了。她沿着那些舊書攤慢慢的往家里走。一眼望过去，聖母院的尖塔插進了蔚藍的天空。这一切是多么美麗啊！这真是一个使人心情輕鬆的好日子，使人会有好运气的日子。为什么不是呢？

这位老妇人手里緊握着的那張紙头，包括了那兩個夢想。她心里很有把握。有一些事情已經向她預示了。巴黎的这种空气，在这一个早晨是太清新，太叫人快樂了。她只要穿过馬路，一直走到報亭跟前，買一份報紙就行了。

這張報紙，她不打算在馬路上看，她要等回到家里后再來看它。

她走到那条狹窄陰涼的聖—安德列—德—阿尔街了。她沿着商店走，走到了自己的家門口，一边和守門人招呼，一边不停脚的走上了樓梯。她慢慢的走着，手抓着欄杆。大概是她今天早上路走得太多了一點。樓梯上是陰暗的，在每一扇門的后面，發出來沉悶的聲音，食具的响声，無綫电的吵声，这

些声音都混雜在一塊兒。

音樂！她要是沒有听到过歌剧院的音樂，沒有看到过大海的海岸，她是不甘心死去的。在陰暗里，好像浮現出了一些懸崖峭壁，藍色的巨浪在金黃色的岩石脚下滾動。忽然，那些海边的山洞变成了剧院的大廳，海水緩緩流動的声音变成了小提琴的声音，变成了喧鬧的樂声前的低沉的声音。舞台前面的那排灯亮了，樂隊的指揮伸直了手臂，把指揮棒在樂譜架的边上敲了敲。幕動了，就要拉起來了。

老妇人推開了門。她的頂樓房間就在这兒。一張小桌子，兩張草垫子的椅子，一張鉄床，一口很小的櫥。陽光从頂上的天窗透進來。在桌子上面有一塊面包，三个馬鈴薯，一个番茄，和一杯牛奶。

她打開了報紙，一張一張的找起來。接着她在圍裙的口袋里掏着。那張从早上起她就老是捏得緊緊的彩票到哪兒去了？她把它弄丟了嗎？不会的，它是放在口袋里的呀。

她一定中獎了，她有这个信心。今天，所有的东西都对她这样說。巴黎在对她微笑。天是这样晴朗。自然，她是不会中大獎的。她從來也沒有想到过要中大獎。她只想一个小獎，一个够她實現她的希望的獎，一个恰当的獎。几千法郎便够了。用这笔錢買一張到特列波尔的來回車票，在回來以前再在海濱吃一點东西。此外，買一張歌剧院的票，当然不是前排座，揀樓上最便宜的座就行了。大海和歌剧院，这是她的兩個夢想啊。這兩個夢想能够成为事实，那她就可以離開这个世界了。要是她在另外一个世界遇見她的丈夫，她就能把大海

和歌剧院的情形講給他听。

怎么？沒有中獎？是沒有中獎。她的食指一行一行的划下去。她挨次讀着那一排排的數目字。沒有，她沒有中獎。海边的旅行，歌剧院的夜晚，全都完了。

她沒有中獎，可以肯定了。太陽欺騙了她。今天早晨的所有的光亮在使她感到希望的時候就欺騙了她。彩票一个錢也不值了。錢白花了。她抬起了头，听着城市的喧囂。巴黎在她的頂樓房間的四周大声响着。也許这就是大海的声音吧。人們走近海边的時候，一定会听到这种万馬奔騰的沉重的声音，这种模模糊糊好像風拍打船帆的声音，好像海浪冲擊船身的声音。毫無疑問的，这也正像在歌剧院里一样，当音樂突然停住的時候，当鼓掌声暴風雨一般响起的時候……

这位老妇人的头不由自主的低下來了，伏在那双疲勞的手上。她重新感覺到了她一生來的疲勞。她的瘦小的身体伏到白木桌上。大海和歌剧院……大海和歌剧院……她永远不会實現她的那兩個夢想了嗎？誰能有一天使她看到大海，走進歌剧院啊？

(譯自第五三五期法蘭西文學報)

自行車

路易·卡拉費特

有一天晚上，老人家下了工回來，眼睛里發燒，立刻就去睡覺。大哥在狹窄陰暗的过道里一直把他送到他的臥房門口。老人家什麼也沒有說。他拖着沉重的脚步，慢慢朝前走。他的背影顯得比平常還要老，衰弱、憔悴、老態龍鍾，就好像什么东西突然一下子完蛋了。這真是奇怪，而且叫人見了傷心。

大哥在过道里跟着他走，眼睛始終盯着這個儂、衰老到如此地步的脊背，盯着這雙在上衣里面顯着如此瘦削的肩膀，他心里突然因為這種極端的衰老而感到難過。這種難過也是無法解釋出來的。

“他不可能這麼老！他不可能老得這麼快。我記得，我的老人家本來很結實。他為了較較自己的力氣，在下面的酒館里同時對付過兩個人，把他們抓住，大伙兒圍成一圈看他們較量，不管較量多久也沒有一個人走開，最後大伙兒一起鼓掌喝采，因為沒有一次不是別人輸給他。我呢，跑過去親他，他的